

藏语虚词 dang 的多功能性及演变*

邵明园 李彩云

[提要] 藏语虚词 dang 是个多功能成分,可作附置词、连词、复数助词和语气助词。它很可能源自“结伴、跟随”义动词,语境吸收和隐喻在 dang 的语法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藏语 dang 的语义和句法功能进一步丰富了人类语言并列关系语义地图。
[关键词] 藏语 附置词 并列连词 助词 语法化

一 引言

虚词是附着或连接各类实词以表达不同语法语义的一类成分,是语法研究的重点。dang 在古、今藏语书面语中,都是高频使用或出现的虚词之一,没有实词用法(张怡荪 1985:1240)。卢亚军(2007:2、39)统计了约 4300 多万音节各类题材藏语书面语料,dang 的语料库频率约为 21%,高居藏文音节频率排序第三位,可见频率之高。高频率往往对应着多功能性,dang 在藏语语法中确是重要的多功能虚词。

相传为 7 世纪吞米·桑布扎(Thonmi Sambhoṭa)所著《三十颂》(Sumcupa)^①认为 dang 的语义有 5 种,即“集合”“分开”“原因”“时间”和“教戒”。后世学者基本沿袭此说,如约 10 世纪珍贝·益西札巴(Dranpa'i Yishes Gragspa)所著《语门文法概要》(Smrasgo Mtshoncha)(1999:58)和 18 世纪噶玛司都(Karma Situ)所著《司都文法大疏》(Situ'i Sumrtags 'Grelchen)(2003:95-98)。这种认识是基于语义而不是功能的分类,且这 5 种语义并未包含书面上 dang 的所有语义分类。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220-234)把 dang 的功能归为连词和助词两类,具体分为“并列”“随同”“命令”和“即刻”等 4 种。这种归类最后一个“即刻”不妥,且其余 3 种归类也未能包含 dang 的所有已知功能。Tournadre(2010)将之归纳为 3 种功能:a.“伴随格”和“并列连词”(连接名词和形容词);b.“连接功能”,置于动词名物化标记 ba 或 pa 后,表达“一……就……”义或“和”义;c. 命令助词。笔者认为 Tournadre 的分类有待改进,a 中的“并列连词”和 b 应该合并;另外,其分类的细节缺乏考察,也未考虑 dang 的语法化问题。Jäschke(1881:248-249)结合书面文献和现代藏语方言,把 dang 的功能列为 7 个,即“伴随”“并列”“分述”“复数”“时间连词”“命令”和“凭借”。Jäschke 所谓的“分述”

*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藏语示证范畴研究(16CYY057)”的资助。初稿曾在“《民族语文》创刊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 2019.10.12-13)上宣读。文内藏文转写采用威利罗马字母转写方案(Wylie transliteration system),现代方言读音则用国际音标标示。

^① 藏语传统文法学者认为它是藏文文法最早、最经典的论著,后世藏语传统文法著作相当部分都是对此文法的注释。该文法为偈颂体,短小精悍,故通常无单行本出版。本文参考的是噶玛司都(2003:1-4)一书前附的此文法版本。

和“时间连词”从功能上看都是连词，而他所发现的部分藏语方言中 dang 可以表达“复数”和“凭借”的用法则是独特的。山口瑞凤（2002:197-200）分析了 dang 在吐蕃文献和中古藏语文献中作并列连词和伴随附置词的用法，尤其指出了它表条件和时间的用法。但和前述学者类似，山口瑞凤关于 dang 表条件和时间的分类没有注意区分功能和语义。

本文旨在基于敦煌古藏文、中古藏语及现代藏语口语语料，采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全面探讨藏语虚词 dang 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过程。

二 dang 的多功能性及语法化

词源考订是语法化研究的重要一环。在笔者查阅过的藏语词典中，dang 只有虚词义项，在文献中也确实尚未见到实词用法。笔者初步推测书面文献中的 bsdongs 与虚词 dang 可能有演化关系^①。收录 10 世纪之前古藏文的《古藏文词典》将 bsdongs 释义为“结合，并合；助伴，结伴”（安世兴 2001:276），格西曲扎（1957:456）将其释义为“辅助”，但两者都未收 bsdongs 的其他形态变化。张怡荪（1985:1478）把 bsdongs 注释为“结伴，联合，会同”，同时收录它的形态变化：bsdongs 过去-sdong 现在-bsdong 将来-sdongs 命令。元音 a 和 o 在藏语动词形态变化中常发生交替。“伴随”义动词在类型学中也是伴随附置词常见的来源（海涅、库特夫 2012:450；吴福祥 2003）。鉴于 dang 的词源拟测较为复杂且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故本文不作讨论。

文献中体现出来的 dang 的主要功能有附置词、连词和助词三大类，具体每小类下面又分不同的次类。本文认为藏语虚词 dang 以伴随附置词为节点，向不同方向语法化，呈现出兼有链式和辐射式的拓扑混合结构。根据 dang 各项功能的虚实程度，其语法化的路径构拟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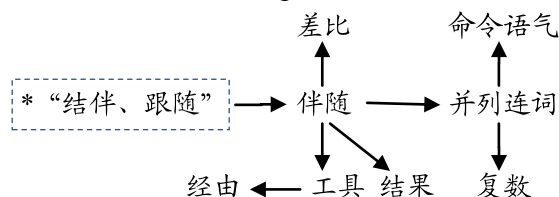


图 1 藏语虚词 dang 的语法化序列

伴随义附置词语法化为“工具、经由、结果、差比”等义附置词以及并列连词，又由并列连词语法化为表数助词和表命令等的语气助词。

（一）附置词

Tournadre（2010）把本文的“附置词”，视作“连同格（associative case）”。虽然藏语的格和附置词有时存在难以区分的情况，但对 dang 而言，它的非连词和助词功能，实际是附置词而非格形态。据 Payne（1997:100）区分两者的标准，格形态是名词短语所处的结构赋予语素的形态句法范畴，而附置词则不受此结构类型限制，且附置词短语可以省略。藏语传统文

^① 马清华（2003）提到藏语并列连词 than¹³ 源自“协同”义动词。但仅此一句，未提该观点所从何处，亦未有详细论证。需说明的是，than¹³ 即 dang 在藏语拉萨话中的读音形式。

法有关格的理论，都未把 dang 的伴随用法视作独立的格形式，这有其合理性^①。

dang 作附置词，据语义不同，可进一步分为伴随、结果、工具、经由和差比等 5 项功能，其中后 4 项又是在伴随附置词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附置词的这些功能，有些出现在藏语 7 世纪的文献中，有些则仅见于现代方言，分布并不均衡。附置词的几项语义，在语法化机制上，乃是基于隐喻认知语法化而来。隐喻导致的语法化具有突变的特点，但通常不改变结构形式，也没有“桥梁语境”，即找不到 A/B 两解的用例。

1. 伴随义

dang 作伴随附置词在 7 到 10 世纪之间的敦煌吐蕃文献中已有大量用例，中古藏文文献沿用此功能。例如^②：

- (1) pha='i yid dang 'thun-ba=r byos shig//
父=属格 心意 伴随 相合-名物化=终止格 做:命令 命令语气
与父同心! (P.T.1283, 第 390 行。王尧、陈践 2008:406)
- (2) khyo.mo dang myI-nyal=bar ri=la nyal zhing/
她 伴随 否定-睡=副动 山=向格 睡 并列
(他深恐自己夜晚熟睡时,梦呓泄露机密,所以)不与妻子同睡,而睡在山林里,……
(P.T.1287, 第 166-167 行。王尧、陈践 2008:28-29)
- (3) byang.phyogs=na mtsho.mtha' med-pa='i gram=na
北方=位格 海边 无-名物化=属格 边际=位格
myi.khyim dang gzugs 'a.zha dang 'dra/
人家 并列 身体 吐谷浑 伴随 类似
在北方无边无际的湖旁,(驻有)家居和体型都像吐谷浑的(部族)。(P.T.1283,
第 32-33 行。陈践、王尧 1983:281)
- (4) hud.kye nga='i byed.stangs dang sbyar na//
哎呀 我=属格 做法 伴随 使用 假设连词
nams kyang rung-ba myi-'dra//
时候 也 可以-名物化 否定-类似

哎呀!若照我的做法行事,真是不可取啊!(P.T.990, 第 88 行。王尧、陈践 1988:346)

藏语是 SOV 型语序,伴随附置词出现的语境是“NP1 NP2 dang VP”,上述例子都符合这一语序,这也是与 SOV 语序相和谐的语序。另外,在这一构式中,语义有所偏重,即偏重 NP1。dang 后续语法化出并列连词用法,也正是基于这一结构形式发展而来的。其具体过程和解释,见后文的“并列连词”。

^① 藏语传统文法所谓 *nam.dbye*, 现代学者常翻译为“格助词”。从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讲,格、助词和附置词是不同的语法范畴,而藏语传统文法的 *nam.dbye*, 实际兼有格形态、附置词和助词等多重属性。

^② 本文转写藏文及注释时常用的几个符号和缩略语以及部分不太为非藏语学界所熟悉的符号,在此略作说明:“.”: 音节界限符号;“-”: 词缀;“=”: 附缀;“/”和“//”: 藏文标点符号,请注意它们虽分别与逗号和句号功能近似,但并不等同,尤其敦煌古藏文这两个符号使用比较混乱;“未完”: 藏文动词形态变化,未完成体形式;“副动”: 副动词附缀。“I”是古藏文中反写 i 的转写。另外,藏语是小句链结构语言(*clause-chaining language*),句子往往非常长,而汉语是流水句(*run-on sentences*)发达的语言,短小精悍。所以截取藏语例句时,限于篇幅,只能截取部分,这给汉语对译带来困难。如果截取的语料已经完句,且意思完整,则汉译结尾用句号或感叹号等,否则用逗号或逗号加省略号表示。

2. 结果状态义

在敦煌古藏文中, dang 还有一种独特的用法, 即标记补足语, 表达结果状态义, 这在前人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提及。韵律上(如标点符号断句), 它与补足语粘附到一起; 语义上, 它补充说明动作作用于受事后产生的结果和状态。书面藏语向格 la 和终止格 Tu (含 tu、du、ru、su 等变体) 也有类似功能, 实际上, 此语境下的 dang 也完全可以用向格 la 或终止格 Tu 来替换^①。例如:

- (5) la.bong ni rje dang skol/
阁罗凤 话题 国王 结果 分封:完成

阁罗凤呢被封为王, (越来越亲近。)(P.T.1287, 第362行。王尧、陈践 2008:36)

- (6) 'khor bde dang bya na chis bsdu'//
眷属 和睦 结果 做:将行 假设连词 何 号召:将来

如何号召方能使眷属相聚和睦?(P.T.1283, 第186-187行。王尧、陈践 2008:400)

例(5)中“国王”是动词“分封”的结果和角色, 例(6)中 bde “和睦”是动词 bya “做”的结果和状态, 它们起到类似“主—宾格配列语言”宾语补足语的作用, 两例的 dang 都可以用向格 la 替换而语义不变。上述 dang 的功能, 来自伴随附置词的语义扩展, 伴随本身即蕴含动作的“对象”, 由伴随到结果和状态是隐喻的过程。例(6)中 dang 的功能显然是在例(5)中 dang 的功能的基础上发生了进一步的隐喻, 进一步扩展了它的分布。rje “国王”指人, 具体实在; 而 bde “和睦”则表状态, 其后也附着 dang, 原因在于藏语的动词都兼有名词功能。Simon (1942:970) 较早指出藏语的动词展现了部分名词的特征。

3. 工具和经由

Jäschke (1881:249) 指出在西部藏语 (Western Tibetan)^② 中, dang 还具有“工具和经由”的意义^③。目前为止, 笔者在从古迄今的书面藏语及国内的藏语方言中, 尚未见到这种用例, 它当是西部藏语的独特创新。例如:

- (7) ber.ka dang dung. 用棍子打!
棍子 工具 打:命令

- (8) yog.po dang shab.shob zer. (他)经过他的仆人(给我)说谎言。
仆人 经由 谎言 说

例(7)表示凭借的工具。例(8)表示经由的路径, 即“经由(仆人传话)”, 此事件过程中的“仆人”, 与例(7)中的“工具”明显具有隐喻关系, 并由前者发展而来。

表“工具”和“经由”义附置词通常由“伴随”义附置词发展而来。Heine et al. (1991:52) 指出, 很多语言都有相当于英语 with 的伴随附置词, 同时它们也常与无生名词一起构造“工具”成分及与抽象名词一起构造表达方式的成分。吴福祥 (2003) 基于汉语论证了类型学常见的“伴随、工具、方式”之间的隐喻关系, 并给出其语法化链条: 伴随 > 工具 > 方式。

^① Tournadre & Konchok Jiatso (2001:56-57) 在脚注 17 中提到 dang 的此类功能可与向格 la 替换的情况, 是目前所知对此问题的唯一论述。书面藏语向格 la 的功能异常丰富, 此处的这种用法不过是其功能之一。

^② 藏语西部方言一般指分布于拉达克、巴尔蒂等处的藏语方言。另外, 本文为统一体例, 所引 Jäschke (1881) 的例句统一改为拉丁转写。

^③ 因这两个路径目前搜集到的例句较少, 为方便起见, 此处合并在一起陈述。

4. 差比

现代藏语某些方言，如四川巴塘话中，表“并列、伴随和差比”都用 **dang**，口语读作/da/。**dang** 表“伴随和并列”的功能与书面语中相同，但在差比句中作差比助词，这在古今书面藏语文献中尚未见到，现代口语中目前也仅见巴塘口语有此用例^①。不过在语言类型学中，“伴随、并列和差比”三者的语法意义紧密关联，所以巴塘话的这种演变也并不特殊。

藏语差比句中，“比较基准+差比标记”基于语用原因既可以置于比较主体之前，也可以置于比较主体之后。在巴塘话中，当差比句语序为“比较基准+差比标记+比较主体”，也即“NP1 **dang** NP2”时，语序与并列语序相同，因此容易产生歧义，此时 **dang** 到底是表“差比”还是“并列”难以断定。例如（胡坦 1985）：

- (9) ta⁵³ tɕy³¹ da ndzo²³¹=lə re^②. 马比骡子快。
 马 骡 差比 快=完整:叙实
- (10) tɕy³¹ da ta⁵³ ndzo²³¹=lə re. 马比骡子快/骡和马快。
 骡 差比/并列 马 快=完整:叙实

例（9）的语序语义明确，是“马比骡子快”；但例（10）的语序则会产生歧义，可以表达“骡和马（都）快”或“马比骡子快”两个意思，这时只能靠语境来区别了。因此实际口语中，表达差比句倾向于将比较主体前置置于比较基准，以此来避免歧义，差比句的语序由此也出现了固化倾向。**dang** 作伴随附置词的语序体现为“NP1 NP2 **dang** VP”，与差比句语序“NP1 NP2 **dang** Adj”相同，伴随附置词演化为差比附置词，根本原因还是两者间发生了隐喻。伴随附置词的句法结构中，NP2 含有“对象”义，往往倾向于采用高生命度成分，叙实性比较强；而比较结构中，NP2 同样是被比较的对象，但比较的结果偏向主观性，因此差比结构实际是伴随结构的隐喻。基于隐喻的“伴随”到“差比”的演变序列，在语法化中不乏其例，如张安生（2016）指出汉语甘肃河湟方言有使用伴随格助词“啦/咧”作比较标记的现象。

(二) 并列连词

1. 句法特征

Payne（1985:5）从并列结构构造成分的角度，提出下面的语义连续统，即具体语言中，某一并列连词连接的成分，通常位于该序列的某一连续区域：

^① 匿审专家认为巴塘话表差比的 **da** 可能并非来自书面上的并列连词 **dang**。这是因为尽管书面语的鼻音韵尾 **-ng** 在康方言丢失很普遍，但书面上的鼻音韵尾 **-ng** 在安多口语中基本未丢失，而安多部分方言点表并列采用 **ta**，故安多话的 **ta** 不太可能来自书面语的 **dang**；同理，巴塘话的 **da** 也不太可能来自 **dang**。笔者认为，**dang** 丢失鼻音而音变为 **da** 的演变模式，在藏语康方言区并不罕见。如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138、161）记录的四川德格话，命令语气助词 **da**、**do** 即被记录为 **dang**，而书面上的 **dang** 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作命令语气助词。另外，甘肃卓尼县藏巴哇乡藏语方言中，**-ang** 韵母往往变成鼻化形式 **ã**；及鼻音丢失的 **a**；且 **ã** 和 **a** 在很多词汇中为自由变体，没有对立。不过，安多话确实为本推断带来挑战，尤其鼻音丢失需要解释。但笔者认为并非不可能。首先，在四川若尔盖县辖曼镇河拉村的口语中（格程扎西提供），并列连词为 **fida**，显示它源自书面上的某个复辅音词，这正与笔者推断书面语 **dang** 的词源更早可能为 ***bsdang** 提供了证据，河拉村的口语可能保留了更早的声母形式；其次，藏语虚词往往不处于重音位置，在口语中具有附着性，因此通常会出现一些或规则或不规则的变体，这在人类语言中也是普遍现象。故 ***bsd-** 在虚词中省略为 **d-** 是自然的，而韵尾 **-ng** 丢失也非不可能。比如藏语的位格 **na**，跨语言和跨方言证据可以比较明确地显示它源自方位名词 **nang** “里面”。另外，巴塘话的并列连词 **da**，声母为浊音，可能是存古，也可能是不规则音变的结果，因为书面上的浊音 **d-** 巴塘话通常都清化。

^② 在巴塘话中，**-lə re** 和胡坦（1985）的材料呈现些许不同，即 **lə** 已基本不说，**re** 直接作时体助动词。

小句——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附置词短语——名词短语

Haspelmath (2004:11-12, 2007:22 脚注 5) 认为上述连续统实际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蕴含等级”，而是“蕴含地图 (implicational map)”。另外，“附置词短语”在古藏语和中古藏语中都无法形成并列结构，且书面藏语形容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而是属于静态动词。故上述连续统并不完全符合藏语事实，需修改完善。Haspelmath (2004:11-12) 基于类型学考察，注意到形容词短语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有近名和近动两分的倾向，并指出附置词短语在有的语言中不存在并列的情况。因此他只列了下面这个序列：

小句——动词短语——名词短语

藏语属动词居尾语言，使用后置词。连词同后置词一样，也位于并列成分一端。并列标记虽然在形式上处于并列肢中间，但在韵律上，明显依附于前一并列肢，从而形成“A + 并列连词 B”这一模式，这与附置词的句法位置和韵律表征也是一致的。例如：

- (11) zhang.blon chen-po dang/ khong.ta='I myes.po dang pha dang
舅臣 大-名物化 并列 他=属格 祖父 并列 父亲 并列
'di=rnam/ 大舅臣及其祖父诸人，……(P.T.1071, 第 2 行。王尧、陈践 2008:341)
这=复数
- (12) glo='o.cog dang skad 'gags-pa dang/ sna.khrag
心=复数 并列 声音 阻碍:完成-名物化 并列 鼻血
myI-chod-pa dang/ sdod=gyI nad bdun.cu=la phan=te/
否定-断-名物化 并列 上面=属格 病 七十=向格 有益=副动
所有心肺疾病，咳嗽失声，鼻血不止，以及上身的七十种疾病，(做七次细火灸)
有效，……(P.T.127, 第 152-153 行。罗秉芬 2002:221)
- (13) mgul=du rus.pa dang nya='I gra.ma dang/ shIng dang
喉咙=终止格 骨头 并列 鱼=属格 刺 并列 木头 并列
rtswa=la.stsogs.pa zug-pa dang/ thogs-pa=la//
草=等列助词 刺入-名物化 并列 卡住-名物化=副动
若喉咙扎有骨头、鱼刺、木头和草等物，……(S.T.756, 第 31-32 行。罗秉芬
2002:133)
- (14) spang.rgyan dang shIng.kun dang sro.lo 'dI=rnam chab=du
玉簪花 并列 阿魏 并列 苏鲁华 这=复数 水=终止格
sbyar=te nang.pa=r sngar 'thung na phan/
调和=副动 早晨=终止格 先前 喝 假设连词 有益
以玉簪花、阿魏、苏鲁华等药，用水调合，于清晨服下有效。(S.T.756, 第 26-27
行。罗秉芬 2002:132)
- (15) lho.phyogs=gyI mon rgya.gar dang nub.phyogs=kyl
南方=属格 门巴 印度 并列/伴随 西方=属格
ta.zhig dang myI-phyogs myI-gus.pa myed=de/
大食 并列/伴随 否定-对着 否定-恭敬 无=副动
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莫不畏服俯首，……(《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第
12-14 行、16-18 行。王尧 1982:31-32)

例 (11) 3 个并列肢 3 个连词, 例 (12) (13) 4 个并列肢 3 个连词, 例 (14) (15) 3 个并列肢两个连词。即例 (11) 并列肢与连词数量相等, 而其他 4 个则并列连词比并列肢少 1 个。从句法上看, 例 (12) (13) (14) 缺省了最后一个并列肢上的连词, 而例 (15) 省略了第一个并列肢上的连词 (实际此例两个 dang 兼有伴随和并列双重属性)。上述几例连词 dang 连接的成分是名词、动词名物化或小句 (NP)。

例 (12) 中向格标记 la 的辖域实际是前面的 4 个名词或名物化小句。藏语没有附置词短语并列的情况, 因为藏文语法不允许每个附置词与名词 (及短语) 组合后再行并列。例 (11)

(14) 在 dang 的隐现上形成对比, 几个 NP 并列后用指示代词加复数标记 'dl=rnams 复指, 但前者的第三并列肢附加了连词, 而后者却省略了连词。又如:

(16) 'phrul dang byIn ched-po mnga'=bas/
变幻 并列 飞升 大-名物化 有=副动

drod dang dregs-pa ma-thub=ste/
狂躁 并列 骄傲-名物化 否定-能=副动

(此王……,) 具有变幻和飞升等极大神通, 无法抑制狂躁傲慢, …… (P.T.1287, 第 7 行。王尧、陈践 2008:23)。

(17) phan dang mi-phan mi-dpyod cing/
有益 并列 否定-有益 否定-分辨 并列

blo dang thos-pa mi-sgrub=par/
智慧 并列 听-名物化 否定-做=副动

不辨有益与无益, 不增智慧和见闻, …… (萨班·贡坚参 1981:124)

例 (16) 中, 'phrul “变幻” 和 byIn “飞升” 并列, 再共同受动词名物化形式 ched.po 修饰; drod “狂躁” 和 dregs “骄傲” 的名物化形式 dregs.pa 并列。来自 13 世纪《萨迦格言》的例 (17) 比较有趣, phan 有否定式 mi-phan, 说明 phan 是谓词性的; 而其肯定和否定式并列作 dpyod “分辨” 的论元, 说明 phan 此处为指称性的。这也印证了 Simon (1942:970) 认为藏语动词会展现名词部分特征的观点。而其后名词 blo “智慧” 和动词 thos “听” 的名物化形式 thos.pa 并列, 共同作 sgrub “做” 的论元, 则是 dang 连接体词性成分的典型用法。再如:

(18) lce skrangs-pa dang rma byung-ba dang/
舌头 肿胀:完成-名物化 并列 伤口 出现:完成-名物化 并列

smra na myl-bde-ba=r^① gyur-pa=la/
说话:未完 假设连词 否定-平-名物化=终止格 变化:完成-名物化=副动

舌头肿而溃烂, 说话不便, …… (S.T.756, 第 11-13 行。罗秉芬 2002:131)

(19) shIng ma-chag dang tshang myi-zhig/
树木 否定-断 并列 窝 否定-散

tshang myi-zhig=par sgo.nga myl-chag=ste/
窝 否定-散=副动 蛋 否定-碎=副动

树未断则窝不散, 窝不散则蛋不碎, …… (P.T.1287, 第 514 行。王尧、陈践 2008:43)

^① 此时 r 严格来说变为复合谓语 myl-bde-ba=r gyur 的关联成分 (第二个谓语是轻动词的情况下), 但 r 本源是终止格。有时 ba 和 r 复合在一起, 充当副动词后缀, 附着于前面小句之后, 一起作状语从句。

- (20) rdo grangs=nas bltas dang gas-shing 'dug=ste//
 石头 凉=副动 看:完成 并列 裂:完成-结果=副动

(把白羊脂石放在火上烧,然后让患者往上面吐一口唾液,)待石头完全变冷后观察,如该石有裂缝,……(S.T.756,第376-377行。罗秉芬 2002:153)

上举3例是小句并列,例(18)中的小句需名物化后再并列,而例(19)中 dang 连接的两个小句则无需名物化直接并列,例(20)是两个非名物化小句并列。另外,特别注意上举例句句法和语义的不对称性。句法上,它们都是并列关系;语义上,例(18)和例(19)前后两个小句之间有弱因果联系,而例(20)则呈现顺承关系。仔细分析例(19)会发现,相似的结构,在“树未断则窝不散”中,用 dang 连接,且两个小句不需要名物化,句法上是并列关系;而在“窝不散则蛋不碎”中,名物化标记 pa 和终止格 r 被重新分析为副动词附缀 par,所在小句“窝不散”作“蛋不碎”的状态。

2. 并列与语义不对称

前文指出,吐蕃时代的吞米·桑布扎认为 dang 在并列之外,还有表“时间”和“原因”的用法。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1996:408)持同样观点。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232)则认为 dang 有表达“即刻”的功能。

语法分析必须区分语义和功能,上述学者对 dang 的分类实际兼顾了语义和句法。如果从功能上着手,他们所分的这些类,不过都是并列功能下的不同逻辑语义关系而已^①。并列关系指并列肢语法地位平等,而不是指逻辑语义平等,语义不对称并列在人类语言中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并列结构不同并列肢之间的语义,逻辑上主要有并置、转折、因果等。dang 连接的两个并列肢,句法关系可以归入到并列中,但所表达的具体语义却有原因、条件、时间等。例(18)-(20)已有论述。再看下面的例子:

- (21) pha ma-mchis dang phu.nu.bo gang 'dur-pa stsald=to//
 父 否定-有:完成 并列 兄弟 何 有-名物化 给予=终助词
 无父(其妻室)归其兄弟近亲所有。(P.T.1071,第33行。王尧、陈践 2008:342)

- (22) thog.ma=nas ma-smos^② dang legso//
 起初=离格 否定-说:命令 并列 善:终助词

当初就别说,(那样)才好。(P.T.1283,第513行。王尧、陈践 2008:410)

例(21)中 dang 所连接的两个小句,句法上地位等同,但语义上却为假设条件关系。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是同篇文献中,表达相近的法律内容,就把 dang 换成了假设条件连词 na,从而形成 ma-mchis na 结构(王尧、陈践 2008:346,第166行)。例(22)同样是“非对称型并列”。这类“语义从属、句法并列”的情况在人类语言中并不罕见,如英语并列连词 and 同样如此(You drink one more can of beer and I'm leaving)(详见 Culicover & Jackendoff 1997)。

3. 伴随到并列的语法化

伴随到并列是类型学中非常普遍的语法化路径,但对这一路径的解释,目前学界尚有争

^① 胡书津(2000:134)在分析并列连词 zhing 的功能时,也正确地指出了这点。他说书面语上有些时候 zhing 表达转折、因果等意义,实际上是基于上下文逻辑意义作出的判断,而不是 zhing 本身的功能所在。

^② 此处可能是古人书写有误,当写作 smra “说_{现在}”才对。smros 在正字法中是 smra “说”的命令式,而 smos 乃 smros 省略掉音 -r- 而成,这在藏语中是常见的。但我们为照顾原文,还是照录,且注释也照所用动词的形态而定。

议。吴福祥(2003)认为这一路径源自 S[OP]OV 结构中 S 和 OP 的重新分析。陈健荣(2018)从类型学角度,比较了世界上众多 WITH-型语言^①伴随到并列的句法分布,基于伴随结构和比较结构的语序差异和多样性,认为吴福祥的理论解释力不够,不足以解释世界上大多数 WITH-型语言的这一演化路径,并提出在伴随结构为 S[OP]OV 语序和并列结构为 A&B(&)语序的语言中,伴随到并列的演化来自 P 的移位和重新分析,背后动因是“联系项居中原则”。

藏语伴随义结构 S[OP]OV,如果仅仅发生结构的重新分析,P 的位置与并列结构 A&B(&)中并列连词居中是相违背的,笔者认为从伴随到并列,语义上是个转喻的过程,转喻是渐变的,不是突变的,存在 A/B 的桥梁语境,移位说在藏语中不易找到这个环节。故笔者认为,多项 NP 伴随义结构中末尾伴随附置词“省略”,从而导致 dang 的重新分析,是它由伴随附置词到并列连词演变的机制。这一意见可基于例(15)予以说明,例句中的 dang,既可以分析为伴随,也可以分析为并列,为桥梁语境。因此,“S NP₁ dang NP₂ dang……NP_n dang OV”经语用推理而发生重新分析,变为“[[NP₁ dang NP₂] dang……NP_n] dang”,最后的 dang 成为羡余成分。“S 伴随 NP”共同去做某一件事,即蕴含“S 和 NP”共同做了某事,这一语用推理是上述结构发生重新分析的认知基础。第 n 个并列肢上的 dang 在吐蕃敦煌文献中有很多用例,但在吐蕃以后的文献中就逐渐省略,这一变化可以视作功能演变在形式上的体现。另外,并列和附置词在句法上仍有部分相似性,比如都在韵律上依附于前面的 NP,这在有些书面文献文本的断句上可以看出来。

(三) 助词

1. 表数助词

Jäschke(1881:248)指出,在西部藏语口语中,dang 还具有表达复数的意义。这种用法,笔者在书面文献及国内的藏语方言中,尚未见到更多用例,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功能,是西部藏语方言的独立创新。例如:

(23) nga=dang rnyis.ka

我=复数 两个

我们两个

(24) nga=dang tshang.ma

我=复数 全部

我们

上述 dang 表复数功能,很明显来自并列连词,是基于语用因素省略了第二或第三个并列肢后,dang 进一步吸收语境义的结果。当第二个或第三个并列肢基于语用因素省略后,dang 即由原本的并列连词,获得语境赋予的复数意义,也即句法上和语义上都实现了重新分析。

2. 语气助词

dang 还可以作语气助词,可用于命令、禁止或祈请的语气,但目前在吐蕃时代的敦煌文献中尚未发现 dang 作语气助词的用例。dang 作语气助词的功能,据现有文献推测,大概 10 世纪之后才成熟。例如:

(25) khyed.rang=gi rgyal.po=la 'di skad=ces dris dang/

你=属格 国王=向格 这 话=引述 问:命令 命令语气

你回去如此这般问国王!(佚名 1989:150)

^① Stassen(2000)将世界语言分为两类:AND-型语言和 WITH-型语言。所谓 WITH-型语言即伴随和并列采用同样的标记形式,藏语很显然属于 WITH-型语言。

- (26) yab cig rgyal.po bdag=la tshur gson dang/
 父亲 某一 国王 我:谦=向格 这边 听:命令 命令语气
 bod=ces.byā.ba dmangs.rigs gdol.ba='i rigs/
 吐蕃=引述 旃陀罗 贱民=属格 种类
 父王听我说, 所谓吐蕃者, 为旃陀罗贱民种。(佚名 1989:138)
- (27) de='i phyag.phyi=la e-'khrid ltos dang/
 其=属格 仆从=向格 疑问-带领:未完 看:命令 命令语气
 去看一下是否把他的仆从带来了!(桑杰坚赞 1979:134)

例(25)(26)来自约11世纪的《柱间史》, dang用于命令动词之后, 表祈请语气。实际在同一本书中, 除类似 gson dang “请听”之外, 还有 gson cig “请听”表达式, 语义和功能相同。cig与dang一样, 也是书面上常用的表命令、祈请等的语气助词。例(27)来自15世纪的《米拉日巴传》, dang在命令式动词 ltos “看”之后, 表命令语气。

语法化往往伴随着主观化的过程, 主观化指的是意义变得越来越根植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这样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过程 (Traugott 1989: 31), dang从连词到语气助词, 显示了明显的主观化倾向。再如:

- (28) tshig 'di yang bdag ji bzhin myur.du smros shig dang/
 话 这 也 我:谦:通格 如何 遵照 快速地 问:命令 语气助词 并列
 按我所说速去问, (闻后如理思人生。)(布顿·仁钦珠 1988:91)
- (29) de=r song dang zhal.dngos=su mjal-ba=r yod=do=zhes
 那=终止格 去:命令 并列/命令语气 脸面=终止格 会见-名物化=终止格 有=终助词=引述
 “速往彼地! 可得亲见。”如是授记。(索南坚赞 1981:160)

例(28)(29) dang前小句的谓语动词都是命令式。例(28)还附带命令语气助词 shig, 因此, dang只能分析为连词。例(29) dang前面的小句表命令语气, 语义可以自足, 由于 dang在韵律上是前置的, 其连接作用就会减弱。当基于语用原因, 后面的小句省略, 只保留前面的命令小句时, dang即会吸收语境义, 变为完全的语气助词, 主观性增强^①。

综上, 我们结合 Narrog & Shinya (2007)、Haspelmath (2003)绘制的以“工具—伴随”为中心的语义地图, 以及李占炳(2019:148)绘制的并列及相关角色语义地图、张敏(2011)绘制的关于汉语方言间接题元的语义图, 把藏语 dang的语义空间切割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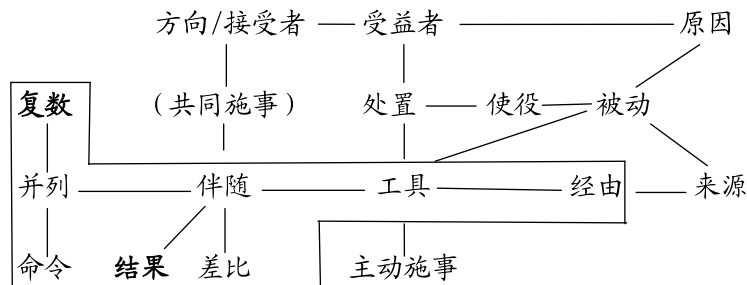


图2 藏语虚词 dang 的语义地图

^① dang作语气助词的功能, 在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还可以看到, 如四川省的德格话(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138、161)。

与上述学者的语义图相比,据藏语 dang 的语义句法功能在图上增补两个项目:复数和结果,这是藏语对既有语义图的重要补充。另外,对学者之前所作语义图参项之间的某些位置关系,图 2 根据藏语事实作了重新调整,比如“命令”所在的位置,把它放在紧邻“并列”的位置,这与藏语是相符的,与李占炳(2019:148)的处理不同;将“经由”置于“工具”和“来源”之间,因为 dang 在藏语中表“经由”和“工具”义紧密相连,而与“来源”无明显关系。

三 结 语

dang 在藏语中是个极其高频的词,在 7 世纪的敦煌古藏文时代即已存在,而且当时已经存在多种功能。藏语传统文法对其研究侧重于意义,因此对其功能的分类欠妥;现代学者则对它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缺乏研究,功能分类也不够全面细致。本文基于语法化理论,认为 dang 可能源自“跟随”义动词,后语法化为附置词、并列连词和助词等 3 种语法功能,3 种功能之间的语法化方向表现为“附置词→连词(并列)→助词(语气和表数)”。其中附置词又根据语义和句法的不同,分为 5 种,即“伴随”“结果”“工具”“经由”和“差比”,后 4 种皆由伴随附置词语法化而来。连词根据逻辑语义的不同,又分为不同的小类,主要有并置、转折、递进、假设、时间等,但功能都是并列。dang 作助词表达复数和命令语气。

藏语虚词 dang 在语法化过程中虚化程度越来越高,主观性逐渐增强。如果把动词看作是主要的词类,那么附置词、连词、表数助词则是次要词类,而语气助词则是更低一级的词类,已经变成表达说话者语气的成分。dang 通过语境吸收和语用推理而实现语法化。对藏语语法化的研究,迄今国内外都非常欠缺,因此本文也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尝试。

藏语 dang 所具有的功能,对学界当前所构建的以并列语义为核心的功能地图具有一定的扩展,补充了“复数、结果”这两个之前研究中未发现的语义功能,对语言类型学研究是有参考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安世兴. 2001. 《古藏文词典》,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2] 布顿·仁钦珠. 1988. 《布顿佛教史》(藏文版),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3] 陈 践、王 尧. 1983. 《敦煌本藏文文献》(藏文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4] 陈健荣. 2018. 《论并列连词语法化的条件》, 《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5] 噶玛司都. 2003. 《司都文法详解》(藏文版),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 [6]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藏语方言概论》,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7]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 《实用藏文文法教程》(修订版),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8] 格西曲扎. 1957. 《格西曲扎藏文辞典》, 法尊、张克强等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9] 海涅(Heine, B.)、库特夫(Kuteva, T.). 2012.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 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10] 胡书津. 2000. 《简明藏文文法》,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出版社.
- [11] 胡 坦. 1985. 《论藏语比较句》, 《民族语文》第 5 期.
- [12] 李占炳. 2019. 《并列结构的类型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3] 卢亚军主编. 2007. 《现代藏文频率词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4] 罗秉芬. 2002.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5] 马清华. 2003. 《并列连词的语法化轨迹及其普遍性》, 《民族语文》第1期.
- [16] 萨班·贡噶坚参. 1981. 《萨迦格言》(汉藏合璧), 王尧译,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 [17] 桑杰坚赞. 1979. 《米拉日巴传》(藏文版),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8] 索南坚赞. 1981. 《西藏王统记》(藏文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9] 王 尧. 1982. 《吐蕃金石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20] 王 尧、陈 践. 1988. 《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21] 王 尧、陈 践. 2008.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2] 吴福祥. 2003.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 《中国语文》第1期.
- [23] 佚名. 1989. 《柱间史》,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 [24] 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 1996. 《藏汉词典》(第2版),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 [25] 张安生. 2016. 《甘青河湟方言的差比句——类型学和接触语言学视角》, 《中国语文》第1期.
- [26] 张 敏. 2011. 《汉语方言双及物结构南北差异的成因: 类型学研究引发的新问题》, 《中国语言学集刊》第4卷第2期.
- [27] 张怡荪主编. 1985. 《藏汉大辞典》(第2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8] 珍贝·益西札巴. 2000. 《语门文法概要》(藏文版)(第2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9] 山口瑞凤. 2002. 《概说チベット语文语文典》, 东京: 春秋社.
- [30] Culicover, Peter W., & Ray Jackendoff. 1997. Semantic subordination despite syntactic coordin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8(2): 195-217.
- [31]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Michael Tomaselle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2, pp. 211-242. Mahwah, NJ: Erlbaum.
- [32] Haspelmath, Martin. 2004.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An overview. In Martin Haspelmath (ed.),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pp. 3-3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33] Haspelmath, Martin. 2007. Coordination.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 *Complex Constructions*, pp. 1-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4]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5] Jäschke, Heinrich A.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evailing Dialects*. Lond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in Council.
- [36] Lehmann, Christian. 1995.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Munich: Lincom Europa.
- [37] Narrog, Heiko, & Ito Shinya. 2007. Re-constructing semantic maps: Comitative-instrumental area.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60(4): 273-292.
- [38] Payne, John R. 1985. Complex phrases and complex sentence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pp. 3-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9] Payne, Thomas 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0] Simon, Walter. 1942. Tibetan *tang*, *cing*, *kyin*, *yin*, and *'a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 Studies*, 10(4): 954-975.
- [41] Stassen, Leon. 2000. AND-languages and WITH-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4(1): 1-54.
- [42] Tournadre, Nicolas. 2010. The Classical Tibetan cases and their transcategoriality: From sacred grammar to modern linguistics. *Himalayan Linguistics*, 9(2): 87-125.
- [43] Tournadre, Nicolas, & Konchok Jiatso. 2001. 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dialec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1): 49-111.
- [44] Traugott, Elizabeth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 31-55.

Polyfunctionality and Evolution of the Function Word *dang* in Tibetan

SHAO Mingyuan and LI Caiyun

[Abstract] The Tibetan function word *dang* is polyfunctional, serving as adposition, conjunction, plural particle, and modal particle. It may have derived from the verb **sdang* “to go with; to follow”.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dang*, contextual absorption and metaphor play important roles.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dang* in Tibetan further expand the semantic map of coordination of human language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Tibetan adposition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particle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 邵明园 510275 广州 中山大学中文系
李彩云 518110 深圳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实验学校)

【本文责编 胡鸿雁】